

抗戰時我就讀的中學歷程

描繪戰時聯中、八高的生活點滴

羅光煥



話說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，日本軍閥發動「七七」蘆溝橋事件，爆發我國全面抗戰局面，不及一年後的時光，我國大部精華地區，悉被日軍侵佔，武漢也已棄守；湖北省政府播遷恩施。主席陳誠將軍，爲了全省學校，因逃離而停課解散，乃成立聯合中學校，校名定爲「湖北省立聯合中學」，簡稱「聯中」；以公費待遇，軍事管理，招收全省失學青年就讀，時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。在鄂北設立兩所分校；一爲湖北省立聯合中學鄖陽分校，由原省立襄陽第五中學爲基礎，設於鄖陽縣城內，李國魁任分校主任。另一所爲湖北省聯合中學穀城分校，由原省立襄陽第十五中學爲班底，設於穀城盛家坑，黃繼忠任分校

主任。陳主席自兼校長，並致全省父老書，說明建校之原由，讓子弟們能安心的前往就讀。當時的我，正就讀於棗陽楊壩小學六年級上學期。

大姐夫龔安民、表兄楊永和及二哥光瑞都已登記入學。二哥在盛家坑寫信給家父，報告了學校讀書的情形；家父本有意在我小學畢業後，送去縣城當相公（學習做生意之意），經二哥來信的鼓勵，乃欣然贊同前去就讀。於是即與同班同學孫文瀛及學長張興安，還有光勳弟共四人，請一挑夫，挑著行李，一同步行前往穀城。第一天由楊壩出發，行至雙溝夜宿，下午即開始大雪紛飛。第二天早晨自雙溝乘坐木船前進襄陽，雪下得更大，船行至八里路


處，因軍事關係，河上架有浮橋，不是開啓時間，無法通行。這時木船，只有在浮橋前河岸邊停靠等待囉！何時可通行？沒有消息，雪愈下愈大起來，在船上又冷又飢餓，突然間孫同學想起了他的媽媽，傷心地要折返回家；張學長也有想折返之念頭；他以為此去路途遙遙，且不太安全，同時去了能否入學，還是個問題？不得已我們就決定要棄船登岸，折轉回去啦！一路上踏在雪地裡，大家都摔了跤，彼此還互相嘲笑一番，抵達楊墻住處，立即燃起炭火，取暖助溫啣！

在楊墻住了幾天，省保安第十四團第三營營長的堂弟（遵稱為四老闊的）與靖老太爺（營長的岳父）將赴鄖陽；尊父親命令我與光勳弟隨他們前往，準備到鄖陽分校就讀，爲了路上行動安全，我倆都穿起軍服，扮著勤護兵模樣，跟隨他們行進。路經大店子時，還受到當地的熱烈歡送；因爲四老闊曾主長過七房崗，到了樊城，他們都買到木炭車票，

經老河口到鄖陽去了。我與光勳弟被送到襄陽老龍堤，乘坐保安第十四團運米船沿漢水逆流而上，同船的也有幾位自宜城來的男同學，其他船上純是女生，是已經登記入學到鄖陽分校就讀的。在船上一共走了二十九天，才抵達鄖陽。

到了鄖陽，學期已經過去大半，不能登記入學，無奈何只有住下來等待啦，當時我們就住在杜伯伯（第三營營長，尊稱杜老闊的）所開發設的大同糧行樓上，每天在杜府用餐，於此等待期間，深受杜伯伯之關照，並安排我們與其侄女婿、兒子杜光明等，進入保安第十四團的子弟學校，讀了一兩個月的書哩！

一九三九年的春天，湖北省立聯合中學穀城分校，搬遷到了均縣，改爲均縣分校。約在二月間辦理招生工作；二哥光瑞即打電話到鄖陽，叫我們下去均縣報考。於是我們就拜別了杜伯伯，乘船東下均縣投考啦！而我們離開楊墻小學時，是六年級上學期肄業，沒有正式畢



業證書，只好以同等學歷資格報考。放榜後，我被錄取入學，光勳弟則又返回鄖陽去就讀。

均縣是在武當山下，靠近漢水邊上的一個農業縣份，又名均州。城內有一半是建築龐大的靜樂宮，乃紀念明朝靜樂皇帝在武當山區打獵而失蹤哪！我們的學校就設在此宮南邊的城隍廟內。建校初期頗不集中，我一年級住宿於宮前大街的商店樓上，極為擁擠，吃飯上課要走出東門外，約步行二、三十分鐘之路程的街店內。一年級的伙食還可以，到了二、三年級，因為通貨膨脹，公費金額有限，每日三餐，只能吃玉米粥吶！每桌有三格式菜盒，但僅有蠶豆五、六粒，八人分啣！在靜樂宮內，也作過教室上課，以後再慢慢地擴充到文廟、武衙門等校舍。武衙門與城隍廟相隔一條街，學校在街上架一木橋，名曰「德公橋」，以便學生上課住宿之通道。這時學校已連貫成一整體，城隍廟全部作為學生住宿舍，武衙門用作行政辦公及上課教室；並實施門禁，嚴格管制

學生，每週除例假日外，均不得任意外出。而且因軍事管理，隨時有緊急集合，不到者，受記過處分。

所謂「德公橋」，是慕名當時主長第五戰區司令的李宗仁而命名者。但建橋不久，卻發生了當時所謂的德公橋事變；記得那是初中二年級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吾校工友與第五戰區傷兵管理處的炊事發生言語的衝突，因誤會而觸怒傷患同志，便要毆打吾校同學。該傷患部隊就住在學校附近西城門內；他們來往的通道，正是要經過德公橋下的那一條街，橋上學生通過時，被他們辱罵，於是衝突便由此逐漸擴大起來。由於傷患同志辱罵學生，被學生以石子擊中，第二天，他們便發動大批傷患人員，也有傷官，在城隍廟南邊花紅園內，擺下攻勢，以弓錘炸彈向學校進攻，學生仍以石子還擊；年齡小的同學，立即將校園的石子路所鋪築的鵝卵石子掘起，送往房頂助攻；有一傷官，騎在花紅樹上，被石子擊中下顎，惱羞成怒，便

下達攻擊令。正當局勢緊張之際，幸有八分校的學員隊打野外返來，即刻架起機槍阻止他們的攻勢；後經調停，才告平息。同學們有被炸彈炸傷的，也有些炸彈沒有爆發；是晚，我們露宿於校本部廣場，有軍隊保護著。好哉本校女生已轉往鄖陽，他們攻擊的位置，正是原女生宿舍。在那時也有發出海報的，稱之為「德公橋事變」耶！

回憶在初中這一階段，是在戰亂中度過，不但吃的伙食差，營養不良，而且在日本飛機不斷地轟炸下，白天要躲警報，在山地遭野狼襲擊，夜晚才能上課的情況，實是苦不堪言哩！奇怪的是，也有一天，日本飛機所帶的炸彈，丟進房縣一帶原始森林區，把裡面的野獸，嚇得跑下了山崗；據說有一個野人跑到平地來，在房縣「省立第八師範學校」附近現身吶！又在靜樂宮的花紅園內，隱藏有野狼，曾在夜間跳過圍牆，出沒於校園裡找尋食物，把單身老師的廚房內，準備打牙祭的雞肉給吃掉

了。在鄖陽校園圍牆下，一小學生有被野狼吞掉的案例。

一九四一年的夏天，我讀完初中三年級上學期，湖北省政府推行計劃教育，我校以辦學績優，令辦高中，改校名為「湖北省立第八高級中學」，簡稱「八高」；鄖陽設「湖北省立第八女子高級中學」，簡稱「八女高」。暑假期間，我回到故鄉度假一個多月，但不巧的是患眼疾多日，再回到學校，正是高一新生招考的時候，而且是報名的最後一天。二哥光瑞已經報了名，正準備參加考試，經他的提醒，叫我也即時報名；因為我讀的是春季班，以後春天不再招生，改為秋季制啦！照二哥的建議：不如先以同等學歷資格報考，經歷一番，否則畢業後，再停半年才能報考；於是他即去教務處替我報名了。雖然時已報名截止，但教務主任劉秉正老師之應允才報上了名，因為二哥初中畢業的班級，是劉主任最得意的機械化班喲！

高一新生放榜啦！大家爭著去看榜，我



因係同等學歷參加考試，自信沒有錄取把握，也不敢去看榜；待「恭喜」聲不斷地傳來，才證實我也被錄取了。這次同等學歷資格共錄取三名，我的名字是寫在榜的最後，打紅勾的位置；因為我是最後一個報名者。高一新生只錄取一個班，約六十餘人，襄陽籍同學就有十八人之多；除了我與二哥外，還有李光啓、唐文章、唐家恆、侯寬義、陳敏誨、劉開義、宋起安、袁德峻、景永蔚、黃德洪、程孟明、吉福祥、劉成皿、楊明皓、陳澤民及郭松坡等；屬湖河鄉者佔五人。因此，我初中的學程，只讀五個學期，兩年半的時光。當高一上學期的秋天（一九四一年九月廿一日），我們在均縣曾經看過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真正日全蝕。日全蝕出現時，樹葉的蔭影照滿大地，天空中也出現了滿天的星斗；白晝間的星斗，特別奇觀。

一九四二年的八月，省教育廳再計劃推動男女合校教育；由我們省立八高與八女高合校，在鄖陽原八女高校址試辦，校名沿用「湖

北省立第八高級中學」；校長楊昭恕先生，是一位辦學有經驗而年歲較大的老者主長。於是我們這一班，即從均縣調撥到鄖陽的那一天，我們全班晚上大都未成眠，天尚未亮的四點鐘左右，六十多位同學，便起床整裝出發啦！以步行翻山越嶺前往，在中午時分，由均縣到鄖陽計有一百二十華里路程，即已走盡，到達了新的學校——鄖陽八高。這時初中部女生還沒有搬去縣中，我們臨時被安置在校職員宿舍兩空房暫住下來；開學後，才搬進分配的宿舍，開始了高二學業的歷程。

我們這一班，因又增添了復學生，人數眾多，故而再分甲、乙兩個班級，女生一班為乙班。學期中間，訓導處推動康樂活動，規定男女班可以合演話劇，供師生欣賞。我們二年級同年級的女生班，被三上男生班的同學拉去合演哪！由於他們男女生班原都在鄖陽就讀的，比較有交情，我們這兩個男生班，是由均縣撥上來的，與女生班級彼此陌生！而三上的

年級，只有一個男生班，沒有女生班故也。因此，我們同年級的男女生班級，彼此鬧得很不和諧，一直到畢業爲止。其他的康樂活動，除了打打籃球而外，就是晚餐後閒暇時間，在寢室裡清唱一下平劇；我們的寢室，通常是劉成皿同學操琴，我就以不完整的拍節，高吭幾段平劇助興唷！

我們男生班還有一特點，就是邀約十幾位同學合資組織「學生書屋」，向重慶的各書局郵購書刊雜誌出售，對於在學校的文化交流，貢獻頗大。

青年人的幼稚氣氛很熾盛，而且特別容易衝動。我們同年級的男女同學，在二年級的不愉快情緒，到了三年級已是應屆畢業生，依然存在哩！雙方還是抱著不合作的理念；諸如要準備畢業的各項事情，像交涉照像館，離別晚會的籌辦，印製畢業通訊錄等等，男女生各辦各的，互不協調。這件事因印製畢業通訊時，被學校老師發現，才由英文教師王彥恆先

生出面協調，邀約三班幹部談判和解，並聯合辦理畢業事項，特別是離別晚會，男女同學合演「蛻變」一刻，給學校留下深刻的印象哩！另又破例在鄖陽城外棒棰河畔，舉辦盛大野餐會，女同學都拿出絕活，做出美味可口的點心，供參與的師生佐餐。雖然如此，男女同學彼此交情上，仍不十分的融洽呵！這時的校長，已換由林成一老師繼任。

一九四四年的六月，高中畢業會考之後，大家就得畢業離校哪！繼續深造的同學，分別前往大後方，四川、雲南一帶去報考大學。我襄陽籍畢業的鄉親，包括復學生，男女共有二十二人。我與劉成皿同學，旋即整裝買舟順漢水東下，返回家鄉；在家裡小住了數日，再會向上屆畢業的表兄楊永和，一起三人行，兼程前往鄂西南的恩施，負笈參加報考省立四學院的聯合招生。再見啦！鄖陽八高！

二〇〇七年三月七日寫於旗山寓所
——爲抗戰七十週年而作——